

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

# 球毛毛

△能單一的以小孩為主線進行，主題表現技巧佳，結東有餘味。然心理狀態未能深入剖析，小孩舉動的描述亦缺。——邵個  
 △對阿源及母親的環境與心理刻劃頗深入，但結尾頗突兀，安排不太妥切。——丁崑健  
 △對性格心靈有深入描繪，言過其實是其小疵。——林金鈔

陳文彥

寒冷的冬天裡，連太陽也畏縮在高樓後。阿源背著泛白的書包，走過臭水溝邊的圍牆。這書包是阿母跟隔壁阿龍要來的。阿源第一天上學，心靈受創的起因，就是這個帶子斷過，還留著白布補綴過的破洞痕跡的書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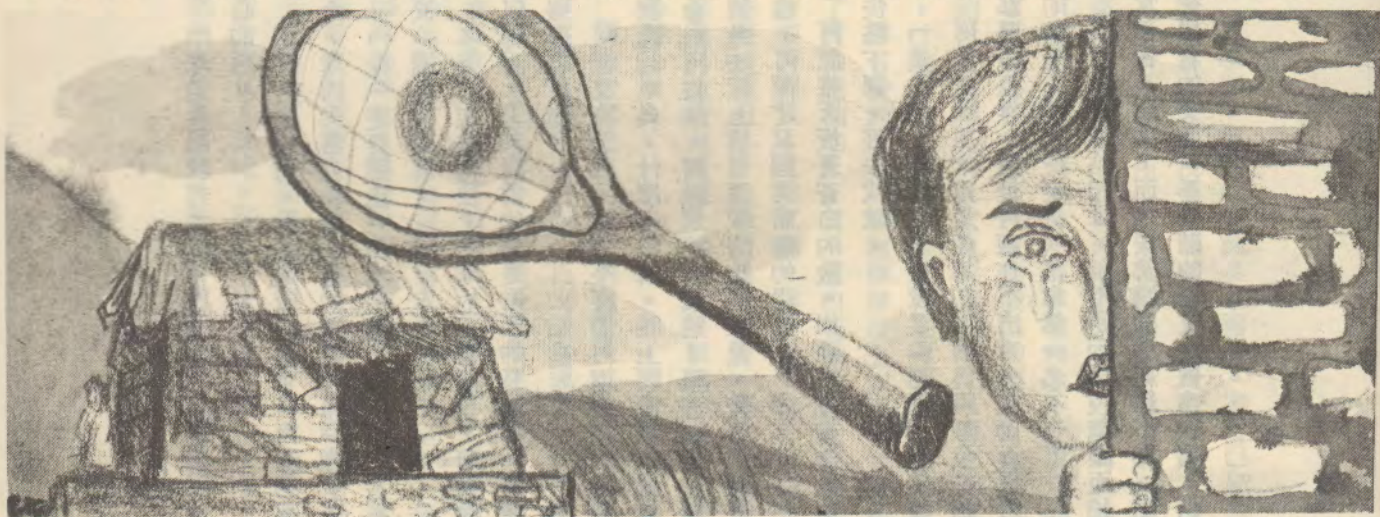
阿源看見幾個人正對著那堵圍牆打球。其中一個就是住在巷口的阿財。阿財是兩個月前才從私立國小轉來的。聽說是由於他的成績很差，校方願及升學率，才叫阿財轉學的。阿源每回走過這裡，總不由的停住腳來，一顆顆鮮明的球總是吸引著他。

「阿源！阿源！一起來玩嗎！」阿財向阿源招手，架開一身漂亮的運動服。

阿源不喜歡和阿財在一起，阿財一套套漂亮的衣服和阿源唯一的藍外套，就有著好遠的距離。阿源心裡總排斥阿財，阿源這件藍外套，是阿母用阿爸的舊衣裳改的。阿源的身上總和褲帶差一大截；袖子和褲管也是半長不短的。冷風冽冽的，別人總把自己的孩子裹得緊緊的，但窮人家的孩子是沒有分四季的。藍外套的拉鍊早就壞了，而阿源也沒理會拉不上去的拉鍊。有一天，阿源的導師把阿源罰站在司令台上，還要阿源大聲背誦著：「我是乞丐，不會穿衣服。」就整整站了一個上午。阿源回家後沒敢跟阿母講。阿母每一次遇到這種事，都會流著眼淚怨歹命。阿源自己偷偷用強力膠把拉鍊黏上

，就和穿套頭衣服一樣。外套上的字也是阿母繡的。歪歪斜斜，實在很難看得出是什麼字來。沒錢就得低聲下氣。有一次阿源和阿財從操場穿過，因下了好幾天的雨，操場泥濘。兩個人的鞋子都沾滿泥土，進了教室。可是老師只打了阿源，還罰他站在走廊。而阿財有交補習費，老師只輕聲地告訴他，下次不能再犯。罰站在走廊的阿源望著沾滿泥土的鞋難過，不同的鞋踩出不一樣的腳印。雖然阿源的鞋底已經破了洞，而鞋面上也是一個個的破洞，露出了腳趾。不過對阿源而言，這是雙難得的鞋。以前全班只有阿源是打赤腳上學的。阿源的老師在母姐會，當著全部參加者的面前跟阿母講了些難聽的話。阿母回家後，一句話也不肯說。吃飽飯，阿母一個人出去，買了雙鞋回來。阿源高興得抱著新鞋睡覺。第二天捨不得穿新鞋，就把它放在棉被裡，打著赤腳上學。阿母在阿源出門時沒注意到。等阿源回家後，被阿母狠狠的打了一頓。阿母從沒有那麼生氣過，阿母前一晚上的沈默都打破了。那天晚上阿母一直躲在廚房哭，連晚飯都沒得吃。阿母一直哭到凌晨三點多，才盛碗飯菜，把阿源叫醒來吃。從此阿源再不敢再穿鞋子上學。不過有時候阿源捨不得穿，就拎著鞋，赤腳走路。

但那鮮明的球太誘人了，阿源把昂貴的東西都當成神明看待。每次阿源走過玩具店時，總是對著玩具目不轉睛地注視，



但不敢去碰一下。惟恐把它破壞。阿母不可能買那麼昂貴的玩具給他，更不會因阿源的過失而買個壞東西。但阿源還是怯懦地跑過去。

阿財把拍子和球遞給阿源。

「打打看！很好玩喔！」

阿源緊握著綠綠的球，球還長著短短的毛。阿源心想只要有個球捏上半年，他就興奮的睡不著覺。

阿源似乎不知所措。阿財便奪過拍子。

「我打給你看。」

那顆毛茸茸的球便在阿財的拍子和牆間飛來飛去。阿源好興奮。阿財停了手，又把拍子遞給阿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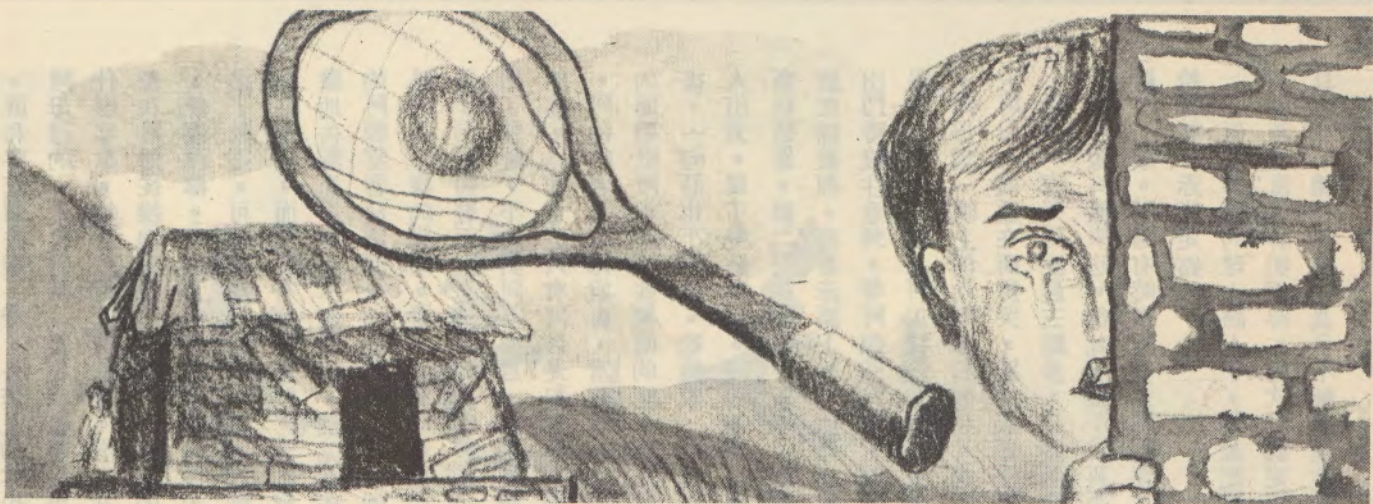
阿源舉起拍子輕輕拍擊著球，惟恐打破球拍，又怕打破球。球就落在阿源面前，慢慢滾向牆去。阿源興奮極了。急忙地把球撿回來。

「你是沒吃飯啊！連個球都打不動。」

阿源有點不好意思，於是就大力揮動拍子，球就越過了牆。阿源興奮地雀躍起來。阿源趕快繞過牆去撿球。

牆後是一片草叢，再過去就是那條臭水溝。阿源沿著球的飛行方向找去，卻什麼都沒看見。阿源找遍整片草叢都找不到球。阿源害怕起來，阿母生氣的樣子又浮現出來。那顆球的價值不斷地恐嚇著他。阿源後悔不應該那麼貪玩。阿源急了，跪在地上，雙手往往復復地在地上摸索著。唯恐漏掉那一細節。

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



「球是你給我打丟的，找不到，你就要賠。」阿財也跑過來，說了這句深深刺痛阿源內心的話。

「球是掉在這，我一定找的到。」阿源仍倔強地不肯承認事實。但內心的恐懼卻不斷擴大，球的失落就和割去他的肉的苦痛一樣。

「你一定要選我一顆球，不然就給你好看。」阿財丟下話就走了。只留下阿源，還一遍又一遍的摸索著。

冬天的夜來得快，打球的人都散了，阿源還在找尋著那顆球，不敢回家。他怕阿財會跟阿母講，尤其阿財的媽是有名的長舌婦。阿源不怕被阿母打，只怕阿母一個人躲在房間，哭著怨歹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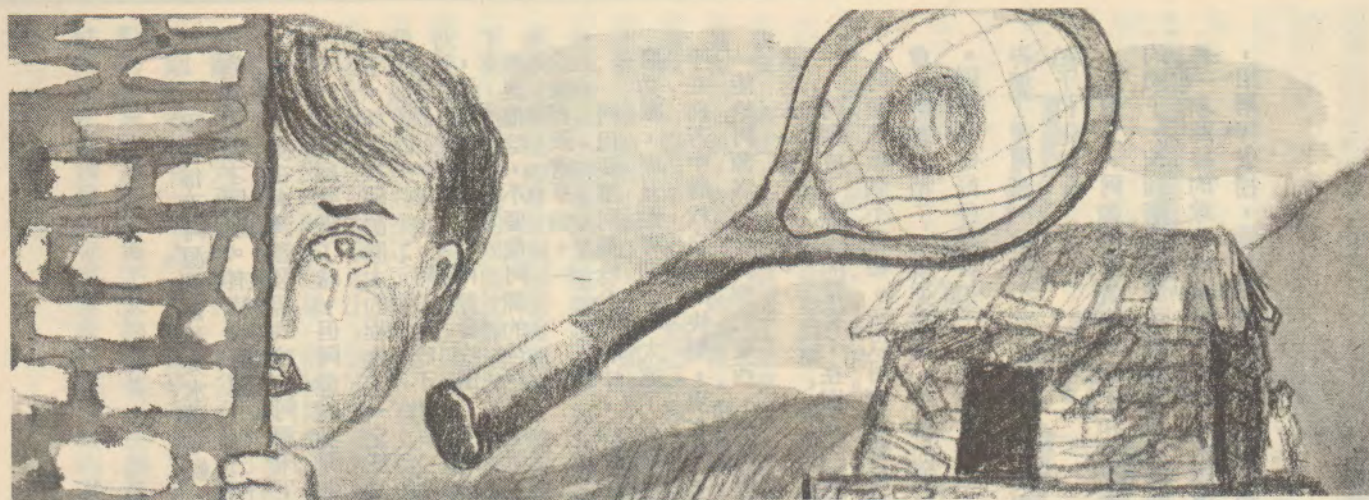
阿源又冷又餓，爲了不經過阿財家門口，繞了一大圈才進了巷子。阿母除了問阿源爲什麼晚回來外，什麼也沒講。晚上阿源根本就睡不著覺。阿源想不賠阿財一個球，阿財遲早會跟阿母講。阿源那來的錢賠？阿源在床上輾轉難眠，這真是最長的一夜。一大早，阿源便坐在床上望著斑駁的牆壁發呆，臉頰依然是熱燙的，恐懼繼續煎熬著心。直到阿母推醒他，阿源才又回到痛苦的現實。

阿源整天板著蒼白的臉。出神的目光透過窗子，望向臭水溝去。阿源內心卻焦慮地望著快點下課，好去找球。

「黃志源，這題要怎麼做？」老師指著黑板。

阿源上課原本都是最專心，因爲阿源沒交補習費。老師老愛找阿源麻煩，特別難的題目都要阿源作，要是阿源作不出來，老師會罵阿源不用功。其實老師不把考題洩露給有補習的學生，阿源一定每次都拿第一名。

阿源驚懼地站起來，倒不是因爲沒聽課而怕答不出來。老師問阿源的問題總是最難，常常都答不出來，而是快沸騰的情緒經不起一點小小的振盪，阿源默默地低下頭。老師露出征服者的姿態。不中聽的話又在教室迴響；但阿源一句也沒聽進去。



放學了，阿源飛奔到臭水溝邊。這時已經來了很多人打球。阿源一點也沒理會，一心尋找失落的球。找遍整個草叢，還是找不到。突然一顆球飛過了牆，掉進一叢密密的草堆裡，跟著牆後跑出一個拿拍子的人。每當那個人踏過那球落的草叢，阿源的心就加速跳動。那個沒找著球的人氣餒地走開了。阿源的心跳得更快，像是快要蹦出來。阿源走進那草堆，探手很快就摸到球。那球重得像千斤頂似的，舉也舉不起來，阿源緊張地張望四週，除了阿源心跳的聲音和兩頰發出的溫度，就無其他動靜。阿源很快地把球塞入書包，拔腿就跑，後面像一群人正追趕他似的，阿源愈跑愈快，跑到家裡，就躲到房裡。阿源關上房門，才喘口氣，拿出檢來的球把玩著，阿源內心不再恐懼。

好可愛的球，阿源輕撫球面上的短毛。阿源從未擁有自己的玩具。記得小時候，巷口來了賣白花油的人，買一瓶白花油，就送一個充氣玩具。阿源好喜歡一隻綠色恐龍，硬是吵著要阿母買，又哭又鬧，連飯都不吃。阿母只好買下來給阿源。阿源當時很高興。雖然那時阿源還很小，但也明白多浪費一分錢就是對整個家庭的一分殘害。反而對自己哭鬧換得到玩具而感到羞愧。第二天阿源就把玩具的氣給消了，好好保存起來。以後連玩具都不敢多看一眼。

阿源實在捨不得把球給阿財，直到臨睡前，才把球送去給阿財，不過在上床前，阿源已經盤算好，明天一定要再去碰碰運氣。阿源睡得真甜，還夢見擁有了一顆球。

這一天過得真慢，阿源盼著早早放學。阿源放學後，就高興的跑向臭水溝邊，不過阿源愈走愈慢，阿源害怕起來，阿源怕昨天丟球的人認出他來，阿源怕被人當場捉到，還好丟球的人沒來。阿源就遠離草叢的樹下坐下，等待著機會。阿源不喜歡在圍牆邊被人看見，因為撿球的人總以不善和懷疑的眼光看他，阿源就會感到心虛和渾身不自在，等了二個多小時，阿源雖然有些疲倦，但兩眼絲毫不放鬆地死盯著那片草叢。機會終於被他等到。昨天的那一幕又上演了。阿源並沒有馬上去撿，阿源決定等天黑了再去撿，但阿源一直擔心球會被別人撿走。好不容易等到天黑，人都走光了。阿源才過去撿起球來，放在書包。阿源的手伸進書包，搓揉著球，一路上高興地走回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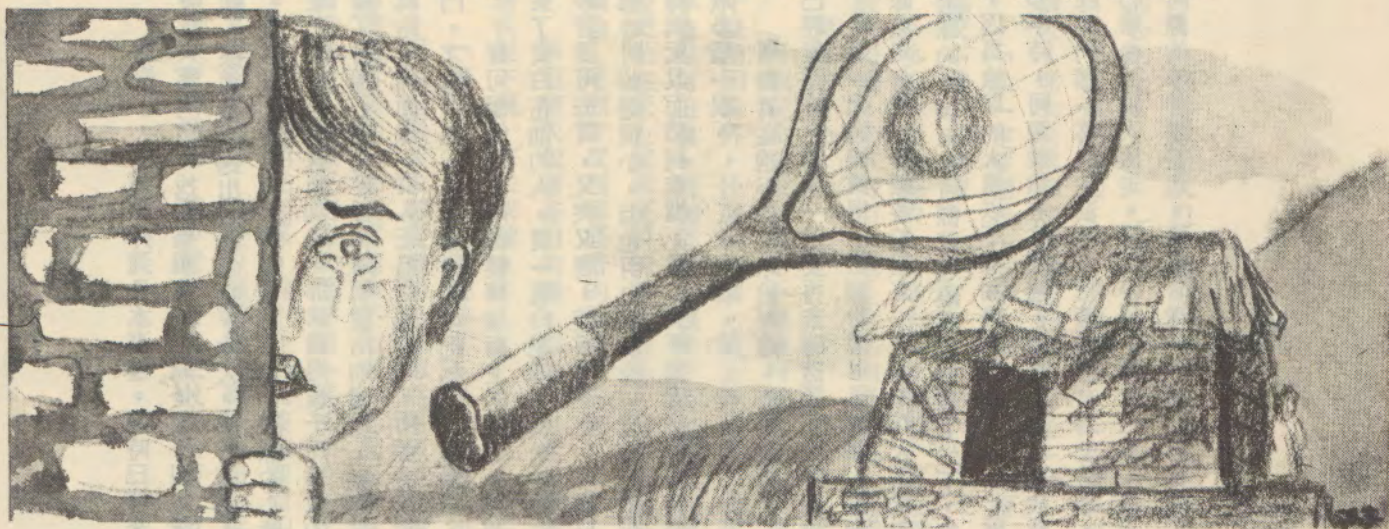
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

現在每天阿源都會到臭水溝守候，一直到天黑才回家。有時候阿源用自己作的網子，撈在水溝裡發現的球。阿源床下的小盒子已經裝滿了球。但阿源的功課退步了。如果按阿源原本的程度，一定能考上公立最好的學校。阿源是唸不起私立初中，不過阿母說：「阿源會唸冊，再歹命也要讓他唸，不要像阿源的爸爸沒唸冊，害全家都跟著歹命。」

阿母要讓阿源唸公立初中，但阿源荒廢功課，而且距考期也不太遠了。阿源似乎在痛苦中尋找自己的快樂，現在球是唯一能給阿源滿足和快樂的東西，使阿源儘量忘去一切的苦難。

阿源成了牆邊的常客；在別人的眼裡，阿源總感到不自在。所以阿源有時候就會跟阿財借拍子，以逃避別人不善的眼光。阿源都是好好護著拍子，這麼貴的拍子弄壞了，阿源一定賠不起，阿源更不會用拍子打過球。

這天，阿源帶著借來的拍子和自己作的網子，跑到牆邊。發現黑色的水溝裡浮著一顆鮮綠的球，阿源把拍子放在水溝邊，用網棹去撈，雖水溝發出惡臭，但阿源



一點也不在意。棹子太短，但阿源豈肯死心。傾出上半身去撈球，鬆軟的土裏突然塌了，阿源急忙地兩手捉住堤岸，手中的棹網順勢將拍子掃入水溝中。

阿源看見球拍掉進水中，趕緊用網棹去撈。那小小的網子那裡撈得起拍子，只有加速的往下沈。失球的苦痛又湧出心頭。阿源的心像加速跳動的皮球，神經像崩斷的弦。阿源無助地望著下沈的球拍，就像把利刃刺進阿源的心，阿源嚎哭起來。阿源又想起阿母生氣的樣子，阿母又轉為哭泣的模樣，不停地怨歹命。阿源顧不得他絲毫不會游泳就跳進水溝，阿源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口又髒又臭的水，只努力地摸索著球拍，雖然水淹過頭頂，阿源仍死命地捕捉球拍。最後阿源緊緊地抱住球拍往下沈，阿源絲毫不放鬆手，因為那是阿源的希望。

阿源看見他考上初中榜首，國小老師和校長都來道賀。阿源看見阿母不像平日的愁眉苦臉，而是笑得開心。阿源從沒看見阿母這樣笑過。阿母還跟他說：「阿源要起大厝，要漆紅，還是漆黑。阿源的大厝起在後山頂，因為那裡鬧熱，很多人住在那，都沒再搬走。」